

四部叢刊

Z121/070:1(256)

256

江南大学图书馆



91153849

四部叢刊初編集部

燕錫教育學院
圖書館藏

乾翁家藏集

二

卷四十二至卷七十七
補遺一卷

據商務印書館一九二六年版重印

四部叢刊初編（二五五—二五六）

匏翁家藏集（二冊） 明吳寬撰

上海書店印行

上海福州路四二四號

上海影印廠印刷

1989年3月

匏翁家藏集卷第四十二

序一十二首

賀監察御史徐君序

福建道監察御史徐君時中之官于朝也謹重廉正名聲卓然皆曰徐君真古所謂才御史者於是任滿三年都察院自院長而下考其績惟稱至吏部亦然皆有詞以褒美之其同官相與舉酒賀君復走予請文序其事予與君爲同年進士不可謂不知君者既許諾益旣久始克爲之然君爲人之賢亦以久而益信夫自今天子嗣登寶位聖政日新固不可勝紀然其大而要者在聽言而已故天下之遠雖艸茅賤士莫不有章疏以達于九重之上其可采者雖苛細之事未嘗不下群臣議而行之而況爲言官者乎夫進言補闕固愛君者之心而

盡言招過亦非事君者之體故古之人尤致謹于此而不敢易者若唐陽城爲諫議大夫七年始論裴延齡誣陷陸贄事城固奇士亦必待久而後言者蓋不欲易其言而瀆告之也其後延齡卒不至相位人謂城之力居多足以言不易出則上之人必曰彼未嘗言也今言之必其言之當行也無弗聽者雖然其人不能平心以處事正已以格物而徒嘵嘵然以強聒於下欲上之聽亦難者何也其身不誠自不能感動乎人也吾嘗觀君子事之大者旣與同列取而論之天子信用無不施行曰彼苛細之事人能言之吾固可免也蓋具老成持重如此自是君惟不言言則欲弗聽不可得也若君嘗按行畿內清軍政而人不稱寬治文案而吏不敢欺遇事卽爲不任智數又不必書者君之先爲浙東人今居貴州其旣考最蒙恩進階而贈其

先府君如其官母陳氏號孺人而封其配夏氏如其母云

雨菴宗譜序

言禪者必祖達磨自達磨至于秀于能而其支已分又自能而後爲曹洞雲門法眼潞仰臨濟諸宗而其名遂立蓋聞之其徒云爾夫人一也則心亦一也禪學者明吾心而已今分支立名以自別如此豈所謂殊途而同歸者耶雖然南北相訾反戾鬪狠其道遂隱如昔人所論者其流弊亦不少也諸宗遠者至十八傳而絕近者六七傳而絕惟臨濟久而獨傳於天下在

國朝宣德正統間有高僧曰祖淵江西人也自閩之雪峯寺

召至授官至僧錄司右善世一時恩寵旣加四方之人因其

嘗所居地稱之曰雪峯禪師而不名累糧相從爭願出門下其徒旣盛於是師製二十字使世爲名復自別其派旣化去後人

世居僧錄其尤能擴其教者曰故善世道堅古心古心之徒益盛其尤知名者曰今善世戒璇大章大章住隆福寺有年矣

朝廷屢遣中貴人即其廬修佛事而勲戚卿士又多與之往還承奉應酬之勞殆無虛日章疏書札裁治精捷則又出其徒定徵手也徵喜讀儒書而詞翰俱妙有前人風當其少暇閉戶焚香筆墨左右矻矻不休久之成巨編則奉其師之命所修兩菴宗譜也兩菴爲雪峯禪師別號其譜自兩菴而上泝焉爲總圖遠者畧也如族之有祖也自兩菴而下沿焉爲譜圖近者詳也如族之有父子兄弟也一展閱間上下數十世分合傳受粲然無遺譜成乞序其首蓋自諸宗旣絕今所傳者同出於臨濟所不同者特有講與教而已門戶判然又不可混大章師徒何慮而必爲此噫諸宗不同出於達磨乎其爲此者亦慮夫合而

復分如所謂相訾者乎相訾而道復隱此譜之所以作也乎抑又有說焉今祝髮受度出於兩菴者不可勝數其人散在四方久而不知有相視爲塗人者其亦使考而同同而不散乎然則後人有能續而修之雖百世可考也而況今日哉是譜也自朝廷恩典至于詩文書札皆系而書其所題曰兩菴宗譜吾知此而已故特序之

伊氏重修族譜序

伊氏自沐陽徙吳中歲久遂爲著姓其居城西之通波坊吾幼猶及見其盛也家喜藏書多延接郡中儒流正統初有曰侃字士剛者更擢甲科給事禁中一時賓客登其門者不絕未幾士剛卒而家遂落吾嘗疑伊氏何遽至此已而其族在南京者曰秉字德載再擢甲科爲司寇屬出僉四川按察司事吾始信

伊氏復有人也德載之高祖子文府君嘗修族譜上及七世而止至于今日殆餘百年族人益繁而散處益遠德載乃奉其尊人紹方之命推考諸派各爲世次而重修焉其法以居吳中及遷臨濠者爲姑蘇鳳陽派以遷兩京者爲金陵金臺派又以居南京而被旌表者爲金陵旌表派派各有圖而總列小傳于後紹方父子爲此其亦有深意也乎夫自國初倣漢徙閩右之制謫發天下之人又用以填實京師至永樂間復多從駕北遷當是時蘇人以富庶被謫發者蓋數倍於他郡久之惟無譜可考子孫漠然不知其所從出子文伊氏始遷之祖也故爲是懼而汲汲焉創之幸而有若紹方父子之賢復汲汲焉續之於是其族始合終分源委不紊覽之雖數世以前千里之外若同居一堂之上昭穆以序親疏以明此豈非伊氏之幸哉抑是譜

非得子文創之千前竊恐今日亦不知所從出然則後人有欲復修是譜者則紹方父子獨不爲異日之子文哉紹方年老受封不忘本始數來吳中賈田築室將復振起其族非特修譜而已德載爲人廉謹有文重念鄉里之舊與予相好特甚間以考績至持其譜請序故書以還之

賀監察御史陳君考最序

弘治三年監察御史陳君瑞卿奉命巡按山東憲節既至一道肅然自藩臬而下咸相戒奉法不敢怠忽君乃獎循吏除奸民至于平冤扶弱悉見奏疏及歲滿將代復建白六事曰重守令以固國本曰申律例以飭武臣曰慎刑獄以全民命曰禁刁訟以厚人倫曰專委任以便稽考曰散儲蓄以濟缺乏凡數千言所以裨益治道者甚切

上悉嘉納令所司施行士大夫

皆曰陳君真識政體者即超遷而用之可也聞者謂然初君爲御史三年考最蒙 恩進階及贈封其父母若妻 制敕下頒光賁閭里諸僚友若令王大理邦鎮而下嘗請文爲賀會予有史事且君有山東之行不果及是還 朝其僚友復以爲請予能已於言耶蓋今之有言責者必曰御史故有所不知知無不言有所不言言無不盡此其職也古之所謂才御史者不外乎此夫論事易識事難事有本有末得其本則其末自舉而民惟邦本又本之大者也然民亦豈能自治必得守令治之則守令又民之本也雖然守令豈夫人能爲之哉今之制御史代還必察其人書而上于當道及三載述職當道者多據以黜陟之噫是法也唐虞之世必待九載而行者也當是時人才之盛固有所謂九德者矣亦有六德三德者焉有六德則是三德未備也

有三德則是六德未備也人才之生其難如此必至於其德一不可取然後黜之亦必至於九載如鯨之績用弗成其明驗也而何後世之率易耶此君所以首及之必言取人之法而不以遂棄其人爲言蓋曰往者已無及亦惟謹之於始而已此所謂知政體者若夫禁刁訟一說尤切時弊蓋非特爲小民言者所以還忠厚之風革浮薄之俗以助今日清明之治者其在於此乎陳氏之先爲揚之高郵人以武功官太原者累世至君始業儒登成化壬辰進士第去歲庚戌其子澍復繼之而陳氏遂以儒顯君初知嘉興武邑二縣廉明剛果多惠政可之召爲御史兩巡畿內輒著才名非特山東而已予忝與君同年相知寔深故於賀禮之舉也終不能已於言云

新安吳氏累世遺象序

新安多大族若吳氏其一也吳之先出泰伯以國爲氏氏吳者固莫盛於吳而新安亦吳地其盛爲宜有名常以世經字者見予於京師曰常之先出於吳而家于新安之南溪自有家以來譜牒具存若自宋運幹府君而下至吾先人斯榮處士凡九世則世數不遠畫象亦存常之兄弟恐其久而或失也裝爲巨冊藏之又恐後人之閱之者徒得其形似無以知其事行之略復各爲小傳于後惟其前未有序之者已而出其族人雲南參議文盛手書以示文盛予之同年蓋託以請序之說也夫畫象之作記禮者所不及昔之大儒所不取然予竊以爲孝子之情無所不至故其親沒而祭之也無所不思與其思之孰若取其象閱之宛然如見之乎夫此亦生而識其父者耳世固有幼失怙恃而不識者必問其形似于所識之人又孰若取其象閱之宛

然如見之乎故此雖不出於禮不取於人而無害於爲孝亦可以爲思成追遠之一助也今世經藏此與其兄弟及其群從不獨見其一世上而三世又上而九世皆得見之能不慰其無窮之思也乎因書以酬其意俾與譜牒謹藏之勿失

周氏立後序

惟周之得氏久矣其先本出周平王子別封於汝以國爲氏或以爲赧王之後黜於民間因氏焉歷漢魏晉唐以來子孫散處天下代有名人若吳中周氏尤多有自鄢陵從宋南渡仕爲拱衛司兵馬鈐轄使守嘉定者因家于吳鈐轄生一子曰副尉某副尉生一子曰元平江路醫學錄事華學錄生五子其長曰江陰醫學教授觀光教授生四子其長曰平江路醫學正繼周學正生四子其長曰國朝光澤縣儒學訓導瑾訓導生四子其

長曰太醫院醫士文威醫士生四子其長曰處士宗器處士生
二子其長曰封南京太醫院判菊處先生尚正菊處生一子曰
南京太醫院判庚庚字原已賢而有文用醫而仕顯於先世娶
安人陳氏生一女繼安人顧氏皆無子益自副尉至原已凡九
世世爲長房而原已獨鮮兄弟且以無子爲憂初爲御醫時其
從父尚義以吉府良醫致仕與其二子良方同居京師良娶
王氏生三子其季始周歲原已殊愛之曰吾無子此獨非吾子
乎乃弘治己酉二月原已病臥官舍其子壻陳鍵自吳中往視
顧謂之曰吾即不起必以良之子爲後口授以書俾謹識之不
忘原已既沒鍵扶柩還以治命咨于菊處與其配閭丘安人菊
處曰吾與尚義爲同祖兄弟以其子之子爲吾子後於昭穆寔
宜會族弟行人秉臣出使還朝乃以其事託焉尚義父子初

未即從秉臣曰此禮也亦制也且原已之意也其何可違竟從之秉臣遂即私第設醴祀告先世祀畢集族人及素與原已厚者若予與今李祭酒世賢陳大理王汝徐武選仲山王諭德濟之同飲因命其子曰繹蓋取相續不絕之義酒半秉臣起告予曰茲事繫吾周氏甚重既勞長者愛助敢請序以文使繹長而有知庶知所重以承宗祀濟世德至於永久予曰諾於是繹生六歲矣菊處使家僮春來迎之曰吾夫婦既老幸及見吾孫也歲二月尚義之配丁孺人乃保抱之行而秉臣以前說申請予故書其事以歸周氏而必述世系于前者見原已爲周氏宗子理不可絕絕而思繼之雖他人皆宜盡力況其同族如秉臣者乎蓋自後世風教不行有諱爲人後而忘其所出者或非所當後而強後之以利其所有者是皆紊禮背制取譏於世若繹當

爲人後而無所強於禮無紊也於制無背也於家法不廢於世
系可明也君子必有取於斯也故序之

容溪詩集序

成化間稱才御史有貴溪姚君仲遠後僉陝西按察司事而沒
沒之日家具蕭然所以遺其子者獨有書數百卷并所作詩數
十篇而已蓋君少好吟詠自舉進士京師有金臺藁爲御史時
有栢臺藁出巡于外有行臺藁及在陝西有外臺藁皆藏于家
至是其子文灝會粹成編總名之曰容溪詩集容溪者君所自
號也間以刻本相示而乞予序之君嘗巡吳中其廉介高亢予
時頗知之然不知君能詩也觀于此編旣得詩人之體且其詞
氣嚴厲而憤世感事之意時復發見若利劍出匣鋒銳差差見
之凜然不敢狎視正如其爲人故曰在心爲志發言爲詩謂詩